

郁遠夫文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上海·北京·廣州·台北·新加坡·檳城·吉隆坡·怡保·馬六甲·芙蓉·馬尼拉·宿務·馬尼拉·宿務·馬尼拉·宿務

装帧设计 林 塘 刘世仁 尹 文
特约编辑 王自立 陈子善
责任编辑 邝雪林 潘耀明

郁 夫 文 集

(国内版)

第四卷·散文

·

花 城 出 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总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海外总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3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4插页 270,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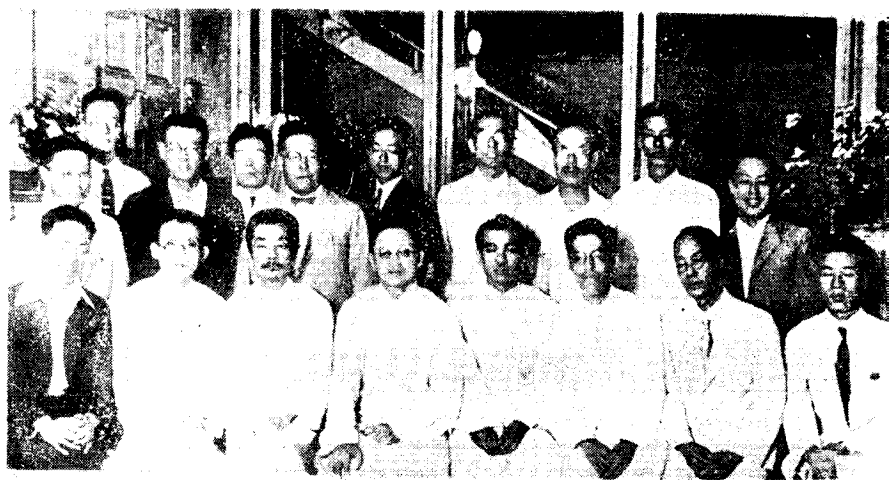
书号 10261·128 定价 1.40元



新加坡版《郁达夫抗战论文集》封面

晉廷多死精神
與我中華民族永在。
郁達夫廿一日

郁達夫手迹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郁达夫和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共同出席上海漫谈会在功德林举行的晚宴，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第二人为郁达夫，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内山完造）

目 录

城里的吴山	1
扬州旧梦寄语堂	4
记耀春之殇	11
对于杭州作者协会的希望	14
娱霞杂载	16
住所的话	22
海上（自传之八）	26
璨霞道情	32
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35
国道飞车记	39
送王余杞去黄山	46
过富春江	48
记曾孟朴先生	51
西溪的晴雨	55

雨	58
王二南先生传	60
玉皇山	69
江南的冬景	73
怀四十岁的志摩	77
浙江的今古	80
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83
记风雨茅庐	89
雪夜（自传之一章）	92
闽游滴沥之一	97
闽游滴沥之二	103
闽游滴沥之三	109
记闽中的风雅	115
闽游滴沥之四	118
闽游滴沥之五	124
记富阳周芸皋先生	130
北平的四季	135
闽游滴沥之六	142
饮食男女在福州	148
日本的文化生活	156
怀鲁迅	162
从鹿囿传来的消息	164
鲁迅先生纪念奖金基金的募集	167

里西湖的一角落·····	169
看闽剧·····	173
福州的西湖·····	176
全面抗战的线后·····	181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186
小剧团公演之成功·····	188
手民之误·····	190
不厌重复的一件事情·····	192
敌机的来袭·····	194
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	197
国与家·····	200
回忆鲁迅·····	203
岁朝新语·····	226
槟城三宿记·····	229
覆车小记·····	233
《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	238
友人们的消息·····	240
一二八的当时·····	241
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	245
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	247
与悲鸿的再遇·····	251
再送回祖国服务的机工同志·····	254
杂谈近事·····	256

关于捐助文协的事情·····	259
在警报声里·····	261
伦敦《默叩利》志的停刊·····	266
空袭闲谈·····	268
谈轰炸·····	272
记广洽法师·····	275
翁占秋先生画展专刊附言·····	276
欧洲人的生命力·····	278
捐助文协的计划·····	281
对新闻纸的饥渴感·····	283
——为《星中日报》四周年纪念作	
在吉隆坡公演《原野》揭幕式上的致词·····	285
再见王莹·····	289
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	291
介绍昆明文协分会漫画展览团·····	293
杂谈·····	295
马华剧运的进展·····	296
战时的忧郁症·····	298
利用年假·····	300
诗人的穷困·····	302
《文艺》及副刊的一年·····	307
一年来马华文化的进展·····	310
文人的待遇·····	314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	318
文艺上的损失·····	320
悼胞兄曼陀·····	322
看王女士等的演剧·····	325
因谋保障作家生活而想起的话·····	327
古登白耳希的发明活字纪念·····	329
印人张斯仁先生·····	332
关于戏剧演出时之接吻问题·····	334
《塞上风光》之演出·····	336
说国产影片中的插入歌曲·····	338
左拉诞生百年纪念·····	340
敌我之间·····	342
嘉陵江上传书·····	348
马六甲记游·····	350
英法的文坛近事·····	357
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	359
图书馆与学者·····	360
文人的团结·····	363
看《永定河畔》的演出·····	365
推荐八百壮士影片·····	367
悼诗人冯蕉衣·····	369
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	371
刘海粟大师星华义赈画展目录序·····	374

刘海粟教授.....	376
诗人杨骚的南来.....	378
郭外长经星小叙记.....	379
有三点可取.....	384
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	385
印光法师塑像小记.....	387
为郭沫若氏五十诞辰事.....	389
敬悼许地山先生.....	391

城 里 的 吴 山

不管是到过或没有到过杭州的人，只须是受过几年中等教育的，你倘若问他：“杭州城里有什么大自然的好景？”他总会毫不思索地回复你一声“西湖”！其实西湖却是在从前的杭州城外的，以其在杭城之西而得名。真正在杭州城里的大观，第一要推吴山（俗名城隍山），可是现在来杭州的游客，大半总不加以注意；就是住在杭州的本地人，也一年之中去不得几次，这才是奇事。我这一回来称颂吴山，若说得僭一点，也可以说是“我的杭州城的发见”，以效My Discovery of London之颦；不过吴山在辛亥革命以前，久已经是杭州唯一的游赏之地，现在的发见，原也只是重翻旧账而已。

“吴山，春秋时为吴南界，以别于越，故曰吴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讹伍为吴，故《郡志》亦称胥山，在镇海楼（即鼓楼）之右。盖天目为杭州诸山之宗，翔舞而东，结局于凤凰山，其支山左折，遂为吴山，派分西北，为宝月，为蛾眉，为竹园，稍南为石佛，为七宝，为金地，为瑞石，为宝莲，

为清平，总曰吴山。……”

这是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卷十二记南山城内胜迹中之关于吴山的记载。二十余年前，杭州人说是出游，总以这吴山为目的，脚力不继的人，也要出吴山的脚下，上涌金门外三雅园等地方去喝茶；自辛亥革命以来，旗营全毁，城墙拆了，游人就集中在湖滨，不再有上城隍山去消磨半日光阴的事情了。

吴山的好处，第一在它的近，第二在它的并不高，元时平章答剌罕脱欢所甃的那数百级的石级，走走并不费力。可是一到顶上，掉头四顾，却可以看得见沧海的日出，钱塘江江上的帆行，西兴的烟树，城里的人家；西湖只象一面圆镜，到城隍山上去俯看下来，却不见得有趣，不见得娇美了。还有一件吴山特有的好处，是这山上的怪石的特多；你若从东面上山，一直的向南向西，沿岭脊走去，在路上有十几处可以看到这些神工鬼斧的奇岩怪石。假山垒不到这样的巧，真山也决没有这样的秀，而襟江带湖，碧天四匝，僧庐道院，画阁雕栏，茂林修竹，尘市炊烟等景物，还是不足道的余事。

还有一层，觉得现在的吴山，对于我，比从前更觉得有味的，是游人的稀少。大约上吴山去的，总以春秋二节的烧香客为限；一般的游人，尤其是老住在杭州的我所认识的许多朋友，平时决不会去的。乡下的烧香客，在香市里虽则拥挤不堪，可是因为我和他们并不相识，所以虽处在稠人广众之中，我还可以尽情地享受我的孤独。

自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

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象是洗了一个澡。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

前次语堂来杭，我陪他走了半天城隍山后，他也看出了这山的好处来了，我们还谈到了集资买地，来造它一个俱乐部的事情。大约吴山卜筑，事亦非难，只教有五千元钱，以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屋，就可以成功了；不过可惜的，是几处地点最好的地方，都已经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去了，我们若来，只能在南山之下，买几方地，筑数椽屋；处境不高，眺望也不能开畅，与山居的原意，小有不合而已。

不久之前，更有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人来游，我也照例的陪他们游过吴山之后，他们问我说：“金人所说的立马吴山第一峰，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吴山总是杭州最高的山，所以金人会有这样的诗语。我一时解答不出，就只指示了他们以一排南宋故宫的遗址。大约自凤山门以西，沿凤凰山而北的一段，一定是南宋的大门，穿过万松岭，可以直达湖滨的。他们才豁然悟地说：“原来是如此，立马吴山，就可以看得到宫城的全部，金人的用意也可算深了。”这一个对于第一峰三字的解释，不知究竟正确不正确。但南宋故宫的遗址，却的确可以由城隍山或紫阳山的极顶，看得一望无遗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创作月刊》创刊号

扬州旧梦寄语堂

语堂兄：

“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

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廿四桥。”

这是我在六七年前——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后，写那篇《感伤的行旅》时瞎唱出来的歪诗；那时候的计划，本想从上海出发，先在苏州下车，然后去无锡，游太湖，过常州，达镇江，渡瓜步，再上扬州去的。但一则因为苏州在戒严，再则因在太湖边上受了一点虚惊，故而中途变计，当离无锡的那一天晚上，就直到了扬州城里。旅途不带诗韵，所以这一首打油诗的韵脚，是姜白石的那一首“小红唱曲我吹箫”的老调，系凭着了车窗，看看斜阳衰草，残柳芦苇，哼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山歌。

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两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地艳丽，如何地够使人魂销而魄荡！

竹西歌吹，应是玉树后庭花的遗音；萤苑迷楼，当更是临春

结绮等沉檀香阁的进一步的建筑。此外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后土祠琼花万朵，玉钩斜青冢双行，计算起来，扬州的古迹，名区，以及山水佳丽的地方，总要有三年零六个月才逛得遍。唐宋文人的倾倒于扬州，想来一定是有一种特别见解的；小杜的“青山隐隐水迢迢”，与“十年一觉扬州梦”，还不过是略带感伤的诗句而已，至如“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那简直是说扬州可以使你的国亡，可以使你的身死，而也决无后悔的样子了，这还了得！

在我梦想中的扬州，实在太有诗意，太富于六朝的金粉气了，所以那一次从无锡上车之后，就是到了我所最爱的北固山下，亦没有心思停留半刻，便匆匆的渡过了江去。

长江北岸，是有一条公共汽车路筑在那里的；一落渡船，就可以向北直驶，直达到扬州南门的福运门边。再过一条城河，便进扬州城了，就是一千四五百年以来，为我们历代的诗人骚客所赞叹不置的扬州城，也就是你家黛玉的爸爸，在此撇下了孤儿升天成佛去的扬州城！

但我在到扬州的一路上，所见的风景，都平坦萧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因而想起了晁无咎的《赴广陵道中》的诗句：

醉卧符离太守亭，别都弦管记曾称，
淮山杨柳春千里，尚有多情忆小胜。（小胜，劝酒女鬟也。）

急鼓冬冬下泗州，却瞻金塔在中流，
帆开朝日初生处，船转春山欲尽头。
杨柳青青欲哺乌，一春风雨暗隋渠，

落帆未觉扬州远，已喜淮阴见白鱼。

才晓得他自安徽北部下泗州，经符离（现在的宿县）由水道而去的，所以得见到许多景致，至少至少，也可以看到两岸的垂柳和江中的浮屠鱼类。而我去的一路呢，却只见了些道路树的洋槐，和秋收已过的沙田万顷，别的风趣，简直没有。连绿杨城廓是扬州的本地风光，就是自隋朝以来的堤柳，也看得见很少。

到了福运门外，一见了那一座新修的城楼，以及写在那洋灰壁上的三个福运门的红字，更觉得兴趣索然了；在这一种城门之内的亭台园囿，或楚馆秦楼，那里会有诗意呢？

进了城去，果然只见到了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在一家新开的绿杨大旅社里住定之后，我的扬州好梦，已经醒了一半了。入睡之前，我原也去逛了一下街市，但是灯烛辉煌，歌喉宛转的太平景象，竟一点儿也没有。“扬州的好处，或者是在风景，明天去逛瘦西湖，平山堂，大约总特别的会使我满足，今天且好好儿的睡它一晚，先养养我的脚力罢！”这是我自己替自己解闷的想头，一半也是真心诚意，想驱逐驱逐宿娼的邪念的一道符咒。

第二天一早起来，先坐了黄包车出天宁门去游平山堂。天宁门外的天宁寺，天宁寺后的重宁寺，建筑的确伟大，庙貌也十分的壮丽，可是不知为了什么，寺里不见一个和尚，极好的黄松材料，都断的断，拆的拆了，象许久不经修理的样子。时间正是暮秋，那一天的天气又是阴天，我身到了这大伽蓝里，四面不见人影，仰头向御碑佛像以及屋顶一看，满身出了一身冷汗，毛发都倒竖起来了，这一种阴戚戚的冷气，教我用什么文字来形容呢？

回想起二百年前，高宗南幸，自天宁门至蜀冈，七八里路，尽用白石铺成，上面雕栏曲槛，有一道象颐和园昆明湖上似的长